

集部

東園文集卷十二

明　鄭紀　撰

銘類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孫君墓誌銘

弘治巳酉春三月予行部四明傳使馳公訃至嗚咽久之遂促程歸哭翊日其孤國子生欽奔自南都將以還葬發引有期經杖匍匐奉江西按察司僉事黄君九成

所述事狀晉而請銘於予按狀公姓孫諱弁字文冕先世高陽義族里人宋尚書智諒公其始祖也數傳至銀青光禄大夫安卿公為祁門令又居祁門至八世祖文新公徙浮梁之官莊今遂為浮梁人曾祖復原祖忠文皆隱弗耀父彥俊封山西道監察御史母徐氏繼王氏皆封孺人配甯氏封孺人皆以公貴也公生魁梧跌宕不類凡兒年十六遊邑庠遂嶄然露頭角成化戊子以書經魁江西鄉薦壬辰登吳寬榜進士時方慎選守令

公遂有龍游之拜始下車捜剔民隱剗宿蠧弊次第罷
更之重農桑緩催督事不後期民不識吏龍游浙閩之
衝民尚賈衒少業詩書學宫頽廢生徒不檢公程督有
方人知向學不一二年廟堂齋號庖廩門路煥然一新
鄉民不知之也邑人胡工部彦超録公善政有愛民如
子讞獄如神諸異績天官卿聞之起拜山西道監察御
史奉勅清理兩廣邊儲廣糓吏民難繩法律崖廉儋萬
嶼海諸州二司巡守終秋不至倉庾盈縮吏代椿墨而

已公節至㩀奸輸伏邊積如山先是廵撫朱公以便宜開渠千八百里抵瑯以代海道避風濤絫歲無成附渠十縣民力不堪公立罷之民頌載塗朱亦不以為嫌癸卯奉命廵南圻時守備中貴鷹犬縱横為虐日久莫敢誰何公首劾之人皆危公上為之降旨逐其鷹犬圻甸稱快蕪湖榷丁七十戶舊已罷免督榷者又私復之公悉革去揚子江已逮强徒以賂寢案公悉廉正其罪江寨肅然乙巳以年勞陞浙江按察司僉事公于惠如龍

游剸制如兩廣昂昂風裁如南圻時而涵養抱負又遠且大焉初分道嘉湖郡邑之吏偽篆撥注者三四百人悉寘于法不少貸屬徒重足而立繼分寧紹台三郡豪右之家以亂政骫法為世業細民幽隱如甕而蒙也公鋤强扶弱略無顧忌姚官宕兒屋妓城壕訓淫引寇民俗騷然公下令三日壕有屋者族逮之即時復為荒墟妓亡寇息民生以安嚴有池王劉馬諸豪又有九龍十虎之號稍有睚眦則杯酌一呼金革隨至白晝衡行無

敢仰視者公患之榜示編門限旬日間能自輸者宥之過限不至者先捕殺之且聞于朝而籍沒之羣徒股慄相率自輸者惟恐後時予亦部嚴公謀於予曰嚴在萬山中士民囿於風氣今數姓子弟之在泮者先生從于郡庠以分其聲勢開其聰明如何予遂如公策後歲餘與公再至嚴人夜不閉門村無犬吠公之賜也尋以萬壽賀節公當行三郡耆民聯疏乞借欽差巡視地方侍郎彭公移文奬勞民喜得終惠無何訃至農嘆于野旅

嘆于途賈嘆于市官僚吏胥咨嗟于公庭鄉氓父老若
喪所生然越數月哀不能泄嚴民趙仲寅等聯疏因郡
邑以達私如羊祜於峴山韓愈於潮陽故事鐫碑立祠
以答公恩二司未及報催陳至再不已其功德入人之
深有如此者公卒於弘治己酉三月二十六日距生宣
德癸丑某月某日享年五十有七男一即欽女三某某
某其婿也是年八月四日欽扶柩而歸將以某年月日
與先孺人合塟於某里某山之原嗚呼予於公生同年

官同僚又行部同方且知公視他人獨詳銘烏可以不

倰辭銘曰

浮梁之孫尚書之裔祁門載遷銀青是繼曰至于公西

江擢桂戥星上騰禮闈登第出守大邦民歌愷悌起立

内臺帝簡誰蔽憲節所臨群邪屏翳監司兩浙陽和風

厲廟貌血食春秋掃祭我勒貞珉用昭千世

文林郎監察御史井菴林公墓誌銘

成化乙巳監察御史林公致政于家又明年丁未十一

月晦卒于正寢玆卜塋城南寶澗山之原其孫近龍奉
其内弟廣西少叅吳君昭所述事狀請銘於予予與公
鄉薦同年養疾同歸疾痊同起以兄弟相視者三十有
五年矣銘安可辭按狀公諱誠字貴實姓林氏唐邵州
刺史蘊公之後元至正間譯史諱安者其高祖也曽祖
仁嗣國朝永樂間贈兵部員外郎祖英兵部員外郎父
輝永樂甲辰進士母吳氏國子博士某公女公生二十
四日喪父員外公攜育京邸甫七歲員外公亦喪公遂

無依艱危萬狀人所不忍言幾弱冠稍能自植家貧無以從師每於親友處私聽講解即能通曉大義自是益自刻意勤苦忘寢食至嘔血不廢越三年浸浸有成迺授徒自給以屢經挫抑因號抑菴景泰癸酉領福建鄉薦天順甲申登彭教榜進士為迎母計上疏養疾到家旋治居室奉母以居水陸甘旨力可致者不備不止每割牲留客必先取一股以供母殽體不具不恤也以養病養親而歸又號曰順菴未幾部檄起拜廣東道監察

御史逦迎毋就養供餽竭俸入已身恒無完衣成化戊
子天變抗疏劾閣老商輅舊與廢易難立清朝報罷遂
稱疾且力爭前疏欲罷輅以回天變願革職以謝輅憲
宗皇帝怒降旨云昔唐太宗用王珪魏徵朕用商輅有
何不可下公獄官校就班執公以出公北面大呼曰姦
臣擅殺諫官左右為之縮頸尋以言職得復官已丑奉
勑巡畿甸陳言禁操軍擭奪以安民生革公差夾帶以
蘇民困等六事俱蒙采納所至霜威凜凜至於水利農

桑庶務凡有當興當革者皆以次罷行之以其志欲勞
民勸相如井養之不窮又號曰井庵庚寅改勅總理京
畿學政教條嚴肅務以敦尚孝弟削抑浮靡惜陰有圖
家政有序皆身先之不遵教者黜罰不貸强宗豪右囑
簡盈几一不發視但以至公行之故謗言日起而聲譽
亦因之而著三年秩滿勅贈父如其官封母吳氏為太
孺人壬辰復疏養疾遂奉母以歸時母舅某歿於官舍
遺孤即今少叅也年方若干歲公撫教婚娶視如同胞

未及冠遂占鄉魁登黃甲累員外郎至今官公力也母嘗有疾夜禱北辰日躬湯藥體不著席者數十日母卒喪葬一依文公家禮而哀瘠過之喪畢建祠堂於居室之東以奉史譯公以下神主又倡興金橋之祠以藏緼公以下祧主歲時會拜謁講宗盟其中又立鄉社以事土穀之神以古有先賢死祭土社之禮迺以翰林侍講陳公用配焉性喜種樹又築圃於寶澗山之陽荔栗橘柚梅杏之屬可共籩實杉松桐柏茶檜之屬可以備器

用者皆布列有章遠而玉湖又遠而石磐稱是焉暇則
秉肩輿携壺約友傾倒終日又號曰雲山學圃癸卯疾
痊還京予送至武夷宿文公精舍數日而别至京又奉
勑廵按兩浙專理鹽課以地震上言修省十事而首以
言路當先出京數程風中口眼扶病至淛鹽塲宿弊剔
刮無遺又校集蹔方刋布諸郡廵部至嘉興以學宫祭
器多闕制廼曰吾廵鹺甸尚為豫讓立祠先師孔子可
無報乎遂命工依式範之計五百餘事驛送闕里予往

歲謁孔林衍聖公并其文移圖式出以示予曰此林侍御之功也甲辰上章乞骸不允又陳時政八事多有采行乙巳又上不待報即以原奉符勑差人進繳徑自渹抵家莆士大夫相與駭愕踰數月報章下特許致仕葢知公不可留也諸薦紳高之倡為急流勇退詩章以贈公喜曰雲山之圃今始為我有矣因賦詩以自娱其目曰爇一炷香讀一卷書彈一曲琴静一時坐啜一甌茶吟一首詩草一幅字飲一杯酒熟一覺睡又號曰九一

道人公穎敏軒豁有大畧與人談論高爽雋永聽者不厭見義之可為者果决而行畧無退縮立朝數載知無不言不避權勢退處于家事母奉先必極愛敬姻族子姪貧不能存與之婚娶喪不能舉助其營築每過人家酒未入唇即起若語塲圃之事則劇論移時用是人得窺所好頗招物議然考其立朝大節濟世雄才耳目所及指不多屈實莆中一人物也生於宣德丙午六月五日距卒享年六十有二娶宋氏大勝關大使孔才之女

先公卒勑贈孺人繼俞氏南京兵部侍郎俞公從女孫勑封孺人子男四長淵泉丞卒宋出次即近龍又次近豸近麟則側室張黄穆出也女三適瑶王瑞王秀松皆宋出寶潤之墓三窆坐某向某公告時自營也今窆公于中虛右與左為俞張壽焉平生製作甚多少留稿今所存者詩文若干卷并奏議數通而已銘曰

公之為人温温克克公之處世硊硊䲸䲸公之立朝謇謇諤諤公之居家澄澄澈澈公之政望轟轟烈烈公之

進退斬斬截截嗚呼君子取人先觀大節我銘公墓千載不滅

劉母朱氏墓誌銘

世人之於父母類以得沐聖朝褒封之榮為足以報其罔極之恩人亦以是稱為令子也然此亦國家待士之常禮耳父母未必皆賢但有貴子則可以得之於子亦未必皆賢但有年勞則可以及其親若莆田劉母朱氏者有子四人皆不貴長閔好學師古以孝友篤實稱

鄉邦凡莆仙士大夫與之友者無不登堂拜母部使按
部必先禮其廬致俸廩以助養提學周公羅公尤加敬
重郡守王公貳守朱君為建學館迎致其中朝夕共餼
如養母然卒之日闔郡邑兩泮僚屬親臨賻殮為文以
奠之有母儀婦道女中之師之句發引又偕送出郭門
之外士夫縞素相屬於途遠近觀者嘖嘖嘆羨以為榮
蓋莆中不世之盛事也夫朱氏一孤孀閨一韋布耳畧
無一毫勢力足以動人而其生榮死哀視曾受褒封之

榮者或不能及是豈獨閔之賢所致而母之賢亦從可
知矣按狀母姓朱字季貞蒲水南之塔麓人考士季妣
林氏封南京禮科給事中韓仲公之從女弟也幼敏悟
過人七歲能紉綴衣裳自是女紅粗細皆極工巧聞人
子齋素可以祈親永命即絕葷腥及笄父母力勸迺止
父母有疾即不食日夜侍養未嘗就寢及卒哭幾喪明
且致心疾服飾去鮮麗年二十歸劉為晦齋先生配晦
齋蚤失怙恃煢煢孤立門户艱棘朱氏為治内盡修頹

葺廢稍得自俘歲時相晦齋饋祀祖先必誠必敬撫諸
孤從子女如已出叔父母居城中時迎養于家如事舅
姑遇族黨尊幼恩禮有差無不得其歡心年三十有六
晦齋謝世子女皆幼亦有在胎中者庖無越宿之儲門
無五尺之童與功緦強近之親獨力治喪一於禮不苟
衣食於紡績恒達旦不眠女稍長教以婉娩女儀迨嫁
教以婦道男稍長遣就外傅夜歸課其業且誨以人倫
大義勤儉立家嘗曰吾聞汝祖忠信孝友見重鄉閭祖

毋刲股減年以祈親壽汝父念及即流涕不已汝曹可不效之乎撫諸子自孩提至婚娶衣食均一有異出者人不之覺其子亦不自知諸孫亦然或少有過差則叱撻之不少貸成化丙申以故居閙市恐奪家教遂謀子閔遷諸近村先建祠堂以奉先世神主歲時旦望率子婦拜謁如禮有所薦祭必先期營辦稱家有無務極精潔少不如意則終日鬱鬱不安待諸婦慈而有則畜婢僕嚴而不苛婦有過姑教之不改然後叱之笞之又不

改將繼之以出家甚貧合諸子婦贄修紡績而節縮之
隣里有急雖升合必相周朱之母儀婦道大率類此宋
蔡忠惠知制誥仁宗嘉之曰有子如此其母之賢可知
蘇文忠母讀范滂傳文忠曰某若為滂夫人許之乎母
曰汝若為滂吾顧不能為滂母耶然則二子之賢由母
之教乎抑二母之名由子之顯乎以予觀之朱之母子
殆不多讓也母生於永樂甲午四月二十有七日卒於
弘治辛亥八月二十有九日享年七十有八子男四長

即閔次閩閭庶出授徒于鄉閩平海衛庠生先卒女三長適國子學録黄蒖次適朱祐季庶出適佘淮孫男七大繼大佐大興大美大齊大睦大全孫女七曾孫男三自新自遷自警孫女二墓在興福里之東山一名象峰坐癸向丁凡七竁西上其一閔之祖考兆二府君其二祖妣李氏三則考晦齋府君皆成化癸卯春正月十五日葬也四則今葬朱氏實卒之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也五爲閩閭所生之母俞氏壽藏其六與七則祖姨李氏

與伯妣李氏葬焉其地斗南鄭廷綱義助也銘曰
柔而剛靜而方美含章坤道常劉之孀惠且莊訓兒郎
登寶堂人云亡名愈芳

伍母李夫人墓表

蜀之棠邑有處士伍君諱謙者以隱德爲鄉善人邑之
宦族李氏女年十八歸處士爲冢婦時處士之祖父父
皆在堂祖母年高無齒不能粒食李氏每晨登堂拜太
舅若舅畢即入北堂問太姑安否解衿乳之如是日數

次不替寒暑太姑數十年不聞穀氣而肌膚潤澤起居强健若少婦然每乳必引李氏衣祝之曰我之殘年汝所與也德之厚者報必大汝之子孫當有顯者壽百歳而終後李氏果生丈夫子三人長從政次從教次從敬處士謝世諸孤皆未成立從敬尚在襁抱家無擔石之儲李氏年方三十矣志孀居勤儉立家刻意教子景泰癸酉從教遂領鄉薦而起掌教陜之乾庠從政從敬且耕且讀每遇李氏誕悅之晨兄弟齋沐告天以祝其壽

李氏年九十四無恙而逝從政一子福從教一子詔從敬三子長性中成化戊戌曾彥榜進士歷某州知州擢浙江按察司僉憲奉勑提督兩浙蘇松水利次方次詔與詔俱備邑庠弟子員貴顯有日性之長子某亦然餘若孫皆嶷岌可望太姑所以祝李氏者已見於今日矣往歲予提學兩浙與性為同僚性泣語予曰某早喪母非祖母李氏無以至今日今李氏沒已若干年墓石未表敢以累大筆予以孝者仁之發施於父母為孝子於

舅姑為孝婦然世之所謂孝婦者能養其舅姑足矣況及其太姑乎能養足矣況養以身之膏血乎夫孝而不愛其身則其孝無所不至矣噫李氏雖賢不過一婦人耳其居處不出閨門見聞不及隣里無師友之講明與名教之責望且於舅之屬又因其夫非始生而有也乃能致其孝養如是其於世教不亦重乎故表而出之

中奉大夫湖廣左布政使嚴公墓表

公姓嚴諱洤字宗源别號鈍菴世居莆城烏石山下曾

大父以姚姓贅嚴因戎嚴籍後公欲復姚姓以戎例拘不果公生七歲喪母十八歲喪父兄弟三人稍長者二人俱蚤世獨公最幼公年十五補郡庠生父殁當繼伍衛帥奇之不忍奪其志伍其他丁公得益肆志於學正統丁卯領福建鄉闈書經三魁戊辰會試乙榜不就卒業太學時窻友柯公孟時亦以家貧奮起戎中一見公喜曰吾得良友也遂相與勵志勤苦文章行檢俱以古人自期待不安小成太學季魁二公居多由是莆田丈

物愈重海内景泰辛未柯公以殿元官翰林甲戌公繼之登孫賢榜進士亦改庶吉士入翰林預修寰宇志有銀幣之賜丙子拜江西道監察御史未幾繼母林氏歿守制于家己卯服闋改道雲南奉勅提學南畿下車嚴教條肅士習考校必先德行文詞必根理趣請託不通權豪之門雖多謗憾而江之東士風丈氣實為一變蘇松常鎮畿内頡頏郡也而鎮士每不齒於三郡公嘗至鎮令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費君廷言時以貢起公視

其器宇不凡試其文又如之迺寢其貢且奬以奪魁衆
皆駭愕是年果領京闈而起會試遂魁天下今鎭士得
與三郡齒者公之與也丁亥陞浙江按察司副使仍督
畿學甫半載以不便行事改湖廣奉勑撫流民將三載
又改勑提學然於政教之施視南畿則稍濟以寛湖士
安之滿九載陞廣東按察使有賊首王黎檢等烏合二
百餘衆嘯聚後山去廣城不兩舍村市震慴公設策擒
之黎檢誣仇者繫逮四十人公辯而釋之未幾有王豆

皮等復據黎檢故巢聲勢過之公給募帖俘其首賞銀十兩從半之不數日巢無噍類三府重臣皆致禮為公慶庚子陞湖廣右布政使湖民舉首加額曰吾舊父母復來也凡有施設不令而行未幾荊襄缺巡撫大臣內外守土官合薦公未報公因督修江隄過勞成疾竟不起數日左布政之命下而公不及見矣惜哉公賦性嚴毅莅事精勤置身於禮法中自布衣至極品動履不差尺寸遇人一於誠心不苟合人先來加禮者報之必隆

惟恐後或少忽之者報必欲稱亦不少貸作字雖忙偪紙墨必精佳在家庭不冠不坐言動矜持居官謹守法律毫髮不貳初至廣揹揮張淮逮獄議斬公覈之應立功先議者銜之公曰豈可以人之性命悅人也及公遷湖淮族于途酬以珍寶公峻拒之曰吾知有法而已豈為汝也公與人雖不苟合然於故人情分甚篤兖州通判陳君汝玉與殿元公皆太學同志者二人先歿公每語及必流涕先輩曾景修以書經倡莆教授德安父子

繼歿官所僅一孫隨母改適德人家鄉皆莫之知公曰此吾私淑師也物得之資其歸以奉曾祀公歷官中外三十餘年卒之日囊如懸磬其學行政迹則各著于所在固不表而彰也子恭慮世遠而不聞其詳故請予表之

行狀

奉議大夫南京太常寺卿愧齋陳公行狀

公莆涵江人姓陳諱音字師召行孜七别號愧齋先世

出胡公之後宋明州觀察使淬與其子仲剛俱死靖康
之難詔旌其里居曰忠孝坊者公涵江之祖也曾祖宗
義祖光遠俱不仕父崇澄號耕樂以公貴累贈南京太
常少卿母黄氏累贈恭人公自幼穎異既長補邑庠生
都憲年公俸為閩憲僉時試之見所作文字大驚曰此
豈但科目耶遂不以弟子禮臨之天順壬午領福建鄉
薦癸未秋中會試正榜甲申登彭教榜進士改翰林院
庶吉士讀書中祕成化乙酉授本院編修丁亥八月預

修英宗皇帝實録成陞從六品俸賜白金文綺戊子編修初考推恩贈耕樂公如其官黄氏為孺人庚寅上時政十數事皆關國家大體壬辰以久曠丘隴告歸省甲午復任丙申二月陞本院侍講并陞加俸隨簡入經筵辛丑禮部會試同考所取士至今稱為得人時中貴之有力者之母死公卿咸赴弔公獨曰吾素無相識不往又有某姓者恃寵驕縱廷臣禍咸在其掌握中一日私遣爪牙捕中書舍人楊某并拷辱其妻公與楊隣居聞

之登墉大呵曰汝何人非奉朝旨敢擅辱京職其人反詰曰汝何人敢不畏東廠荅曰我翰林侍講陳音也恐傷國家元氣聞者謂公素温厚今迺能如是仁者必有勇信夫癸卯三月吏部以南京太常寺缺少卿欲得謹厚文學儒臣補之廷議推公上可之公自履任以來凡遇歲時薦享該本寺掌行者孝陵必越宿出郊先百官率屬以共職帝王功臣諸廟則夜初分而往雖大雨雪無後期文廟之祭或公主之必具服端坐俟過子刻乃

行不丙其丁也郊廟之禮雖南都不舉而值洒掃灑虎之期必躬臨督屬務極乾潔不敢慢至如梅笋梨橙諸新品該差人馳薦太廟者必遴選屬官之勤慎者付之不至褻誤所屬如協律贊禮司樂知觀等職該本寺考選諳習無過者具名銜以待銓注公悉秉至公吏部無駁易者公居頗圮飾以俸入右廂隙地結茆為亭名曰清風自為文記之亭前牡丹數本每歲盛開選客賦詩歡賞終日後同僚沈君廷美至遂讓以與之自移居于

左傍别結臺榭亦如之已酉南京翰林院缺長官内閣
具題命公兼掌院事自後凡南京吏禮二部有缺卿亞
物議多歸之其僚屬私相祝曰願朝廷毋忽我公壬子
八月少卿九年秩滿吏部欲他擢重違所屬意仍卿公
本寺前此公奏績未回二子舉華同領閩藩鄉薦及公
至二子偕計亦至南都内外守備重臣暨府部而下諸
公卿趨慶盈門鄉人職役于兹及都下慕公名者聯帛
綴綵以為賀恒填巷陌公賦性醇厚處世坦易無他腸

與人交一於誠意不立邊幅人皆樂為公傾倒或有犯之者亦不與校惟曰也罷故士夫間皆以也罷先生稱之其在翰林如今宗伯舜咨曰川尚矩學士賓之祭酒鳴治明仲諸先生直廬史館無頃刻相離凡讌集論談公不預則不能成懽今在南都無旬月不通訊候海内士大夫以公識與不識為重輕處同僚前則斗君大經今則廷美人稱為異姓兄弟遇幕屬如子姪至於厮隷之賤亦未嘗加以惡言族人到官邸者疎戚恩意有差

皆極其懽好無失鄉人雖流品之賤亦接遇以禮或有急難亦必隨力為之排解蚤年四方來從學者堂室不相容至更番而晉公因材成就人人各有所得今兩京如太常卿齊章而下執弟子禮者不下數十人各省藩臬郡縣又難屈指焉今雖不設講而舊徒仕于內外者薄物必獻歲時介使常滿庭公初簡入內書堂教書從遊幼宦今亦有職守南都者咸事公以父禮公為文不甚搆思信筆立成四方求請無虛日公應之且無後期

與人交際禮意厚薄或疑所施公必從其厚故人之報
公也亦厚疾革守備太監陳蔣二公争為需材值近百
金酬之不受鄉人并屬吏相率請禱北辰祈延歲壽皆
出誠心蓋公醇厚之徳入人之深類如此公生於正統
丙辰三月十有七日卒于弘治甲寅六月二十有二日
享年五十有九娶黄氏翰林檢討約仲之曾孫女鄉貢
進士孟益之子善鳴女也累贈恭人繼娶林氏貴州按
察使坦之從子某之女也兄弟二人公居長鄉貢進士

員其次也子男二長即舉黄出娶某氏次即華林出予女夫也女亦二長適太子太傅户部尚書翁世資之男洪次適貴州按察使卓天錫之男某孫男五須孝須友須政須某舉子也須禮華子也孫女幾葬期墓地待請命于朝而後定兹將發引歸于正寢先次其行蹟大都請立言君子采録為銘

傳

蘇子興傳

子興姓蘇名廣應天府上元縣鳳城鄉中保三圖人出
都城通濟門四十五里曰雄花鎮其居也蚤喪父家貧
別無生業母某氏年老子興俾弟慶居家侍養自傭役
於官受值以給之因版圖以其屬長子興為户故公門
中皆呼為蘇子興弘治辛亥予改官南都子興適在傭
執役謹慤予愛之去年春奏績上京令其視裝子興心
以母老不欲往亦不敢自白遂矢志素餐為母祈安母
𠃔歲多疾子興每求假歸省不敢越期出門且行且號

將入城洒止予尋得狀假多寛期去冬母遘腫疾醫巫
襍治弗効人或告之曰刲股可以療疾子興復求假密
市一小匕首而歸是夜沐浴焚香拜告天地露左臂令
弟慶捻起其肉高寸許自以匕首斷之血噴弟面驚仆
于地移時方蘇子興遂以其肉細切和米煮粥天明捧
以食母母水漿不入口已旬日粥至强起啜數口曰此
粥何香滑如是頗可吾口遂盡所有越二日腫漸消子
興臂瘡未合偒假期復來不欲人知其故同起居者覺

其運臂不類平昔強詰之始知少宗伯圭峯董先生聞
召至官邸視其臂為之辛酸呼子孫家衆觀之錫以白
金饌食子遣其奉歸共母以彰尊賜子興到家母疾十
已去七八一日偶思食鷄卵子興趨入城貸市未獲其
夜風雨驟至忽一牝雞趨入卧内若有驅之者然子興
喜且訝遂訪叩同室内外無覔雞者迺畜之連得卵十
數餘持歸食母母疾去殆盡子興以瘠故又驅馳勞瘁因
而成疾子使毉治之毉曰汝胃虛宜以肉補之子興曰

吾方為母齋素不敢奉教弟慶來視對哭移時及歸戒之曰慎勿令母知吾疾也又二日弟慶復來道母疾已平復子興之疾亦併脫去矣子興年既長人勸其娶妻謝曰吾奔走之人勤勞所得僅足供母若移是以娶妻如母何茲者鄰媪聞其孝以女與之慶年方十八歲嘗為母煑粥母嗔其失時不食慶號終日亦不食人謂其可為子興之弟也

論曰子興村巷一細民耳不事詩書不識名譽且貧窮

不能自存而孝親至於如是天亦每報應之如影響世之膏粱子弟談經飾美視父母如塗人不知見子興當何如耶嗚呼是豈子興之資稟與人殊也盖人性皆善利欲害之子興殆以貧且拙而全其天乎

東園文集卷十二

東園文集卷十三

明 鄭紀 撰

祝文

梁山祈雨祝文

天地者萬物之父母山川者天地之輔弼天地包括乎萬方山川鎮定乎一境若夫雨暘時若陰陽叙順品物流形萬物化生是固天地發育之功實乃山川輔相之

力其或氣化閉塞雨澤愆期勾者不萌甲者不拆是雖天地之大不能不憾於人惟爾山川之神豈能辭其責耶粤茲仙遊古號有年之邑惟我歸德又號有年之鄉夫何今年已未始于仲夏爰歷仲秋片雲不作點雨莫施山童澤竭沙煎石爛苗方秀者色變而黃穗欲吐者胎枯而縮形容憔悴似求活於片時根葉燥焦惟可供乎一火農夫始則輪更守護爭汲乎微涓今則袖手相看拋棄為荒野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師巫而造歌哭而

請胡天冥冥曾無一應職其所由豈達官耆老不能率先於鄉閭乎抑里正保甲未免陵轢於孤寡乎豈閭左少年之不檢乎抑强宗豪右之横逆乎豈帷幕之不脩乎抑簠簋之不飾乎豈權門之請託太勤乎抑公家之漁獵太甚乎凡此灾咎宜加其身豈可滛威徧加羣動紀生於斯長於斯偶奉國恩歸掃于兹閔雲漢之孑遺脩荒政之有自欲暴尫也疑於暴欲焚巫也近於疏其能潤澤百里觸石而出膚寸而合者惟我梁山之神乎

用是紀等謹率羣黎百姓就於建興道場齋素三日上
禱于神惟神體天地好生之心續萬民垂絕之命會鳳
頂仙臺之英靈集龍潭烏池之精脉一嘘一吸雲烟蔽
野一跂一動雷電轟天月離于箕風揚沙矣惟爾有神
為我箕之月離于畢俾滂沱矣維爾有神為我畢之戒
鼓駭衆我不駭也鬭龍不覿我則覿也驟不崇朝黄可
青也徐則入土焦可潤也爭汲者報賽而登場吴歌者
含哺而鼓腹春秋書有年金縢載大熟古跡重興功載

丕績紀等將立石頌德上達聖朝牲帛祝號將與五岳四瀆並享祀典於無窮矣惟爾有神尚其懋建厥職無作神羞

上梁文

御書閣上梁文屏山

伏以五倫莫大於君親百行莫先於忠孝恭惟紀末學微才遭逢盛世陛銜榮列于六卿誥軸兼隆乎三代金章玉璽壯西漢之雄文鳳縠鸞紋昭大明之盛典傳家

至寶曠世殊恩既匭匣之珍藏宜樓臺之壯麗美輪美奂擁家廟以朝陽斯翼斯翬附影堂而拱北元首股肱之際會門庭閭里之光輝日吉時良賓嘉宴美謹呈小頌同舉高梁

抛梁東複閣層樓曉日紅三品階銜皇帝制一家恩寵祖孫同

抛梁西危樓高與紫雲齊豈但一門添盛事八閩翹首望仙溪

拋梁南一門三世聖恩覃古來忠孝男兒事留與莆陽作美談

拋梁北仙溪人建御書閣問渠何事寵恩重道是先公多種德

拋梁上屏山巍峩高萬丈天顔咫尺霄漢中百世兒孫爭拱向

拋梁下聖製宸章照華夏欲昭君寵報親恩豈為東園重聲價

伏願上梁之後南湖宗派喬木孫枝德與日俱新學與年並進潤身謀道振振乎仁厚之風保族睦隣藹藹乎敦龎之俗監愚民逐利爭田之巧智思爾祖愛人濟物之良心强拔禍根廣滋德種青雲接武黄甲聯名享富貴與國咸休保家門極天罔墜

玉音樓上梁文

伏以陽鳳淮龍真主正九重而凝命洛龜河馬宸章需萬國以同春鍾阜帝鄉金陵王氣留都民部乃東南財

賦所鍾聖世王言實生靈命脉攸繫紫泥封啟緑野恩覃百尺危簷摩雲霄之彩鳳半空複道峙殿闕之青龍綸渙自天音聞如玉禹謨舜典補秘書閣未備之詞章殷禮周文衍皇極疇重敷之德澤乾父坤母地厚天高共職南都沐累朝恩波之浩蕩翹頭北闕瞻列聖道德之光華日吉時良功成事集徵詞一祝聖壽萬年
抛梁東傑閣層樓映日紅聖世恩波深似海華夷一統沐春風

拋梁西樓閣崢嶸天覺低鳳誥龍章春浩蕩嵩呼華祝
萬方齊
拋梁南御墨宸章正作函國計不虧民食足江南共沐
聖恩覃
拋梁北百尺髙樓依帝闕中藏聖世皇極書蒼生萬姓
霑恩澤
拋梁上新築樓臺髙千丈御墨淋漓雲漢間水天見此
應相讓

抛梁下一代宸章涵萬化危樓高閣與雲齊南都從此
增聲價
伏願上梁之後皇恩天降聖德日新君明臣良時清國
泰民田不歸於戚里國計少入於宮㡎錢楮免内庫之
增收兵甲致外夷之遠服南都根本百世敷榮北闕山
河千年鞏固雖官階之有陽願祝頌於無疆

祭文

祭太常卿愧齋陳先生音文

人孰不生德足潤身名能稱情則生不徒生也人孰不
死學淑英髦澤流孫子雖死猶不死也維公早從塾師
已稱白眉長録泮庠聲問四馳壬午鄉薦頭角始見癸
未會闈傳臚金殿既登甲第進學中祕涵養陶鎔遂成
大器列銜纂脩玉署遨遊芸皇進禄金帛寵優遂步花
塼日侍講筵敷陳聖學啓沃淵淵禮闈掄經聘司文衡
陶沙下璞一網羣英南都寅直闕人共職洒貳奉常以
崇厥秩陞辭而南典禮是耽兩壇十廟歷載三三朝天

于邁清卿大拜老成練達夙夜匪懈維嶽降神生甫及
中壺山間氣今爵何人公之器局泰山喬岳公之德性
良金美玉公為文詞若不搆思連篇累牘牛尾繭絲公
之問學天高海闊萬理昭融活活潑潑公之燕居怡怡
愉愉不矜不肆天真自如公之色履不慍不喜渾然之
中有條有理公之行藏外圓內方一臨利害千夫莫當
公之父母存膺命祉焚黄髙阡重纓疊組公之兄弟如
鴻如鴒傳衣拜命聯步登瀛公之教子飽經厭史鄉榜

聮名覲光帝里公之接人陽和津津禮賢下士恤匱周貧公之睦族恩愛彌篤疎戚有差悉沾餘禄公之傳經海内髦英宦途邂逅半其陶成嗚呼天之賦公也何備其遐公也何亟壽不满乎六旬名可傳於百世

祭工部侍郎黄公孔昭文

維公之先黄岩故族天之生公因材而篤少游泮林早登科第爰列清班荐躋要地人謂銓衡利權槖籥公居十載門可羅雀人謂邦土布泉藪淵公將兩考璺如罄

懸先公職方褒親莫及公拜龍章三世同秩先公聽事僅足旋馬公官兩京不添一瓦公僅一子其温如玉十年甲科兩官部屬公之諸孫岌岌嶷嶷重闈百歲紹此裘箕嗚呼圓方相函萬化參錯理無完虧氣有厚薄公於報國甚周謀身多缺奉先榮顯安居陋劣惟誨兒孫既賢且哲是公於理之所有者强探力求分之所限者戒盈守拙蓋公之所能者人所不能者天然皇恩諭祭顓官卜阡百世之下永賁重泉嗚呼生榮死哀裕後光

前人或不能於其一而公獨享其全是乃天人相與之妙夫豈偶然耶

祭秦京兆文

東兖名族也累葉青氊廟祀畱土也世澤綿綿君登科甲也列職諫垣獻納黼扆也幾千萬言指奸摘佞也班行聳肩出掌馬政也勤勞塞淵騏騮億兆也騋牝三千帝簡在東也光禄南遷黄封内法也賜宴經筵天庖奏玉也皇祖歆然本根重地也京兆闕員帝顧廷臣也莫

或汝先曰玆赤子也汝其惠鮮君初拜命也多方訪延法便於民也循塗不遷一有疲弊也易調改絃振振麟趾諤諤鷹鸇吐氣也孱弱斂跡也豪權人或不見知也謂君踈畧倨傲法網或愆其或見知也謂君簡直質朴多方少圓嗚呼知與不知也孰真孰諓取人於後代也易求其全君歷三卿也二十餘年今日發囊也袴敝裘穿是盖君不貫生前之譽也而貽以身後之賢

祭黙軒楊先生墳文

公以莆彦著録仙庠先兄實齋交誼深長紀自髫丱摳
趨門墻觀瀾學海極目汪洋公惟庚午擢秀文場倚廬
三載授我大方幸逢癸酉叨覲國光公惟丁丑遭遇英
皇大庭獨對天卿正郎百僚仰式庶職提綱庚辰瓊宴
紀竊餘芳追隨官邸啟發精詳游我道藝沃我文章紀
因親老乞告還鄉公遂大拜參政省堂甘棠河洛霖雨
湖湘方承帝簡置于廟廊公遂引疾壺山之陽伯塤仲
篪一咏一觴兒孫繞膝雲路書香齊眉伉儷鳳誥龍章

破除利鈕揮脫名韁琴書適興泉石倘徉結亭浦嶼兒
杖林塘城市無跡榮辱兩忘鄉邦著蔡家國禎祥紀幸
歸掃筐贄微將再雹雨化大破茅荒胡别未幾二豎猖
狂遽聞凶訃擗踊徬徨涕泗如雨霑襟濡裳薄陳牲醴
寫我哀腸公不我棄憐茲慘傷

祭蔡母文

靈之生兮粹天質服母訓兮良自飭居深閨兮重金璧
歸名門兮宜家室婦之儀兮姑之則妻之範兮母之式

蘋蘩兮助宗室驅脂鉛兮歸紡績相夫君兮揚清德

教賢兒兮奮鵬翮胡天年兮不滿百蟠桃瘁兮瑤池竭

浮山寂寂兮暮雲黑萱草凄凄兮鎖秋色我與賢兒兮

重契結聞凶訃兮腸欲裂酒一觴兮奠幽宅靈有知兮

其來格

雜著

仙夢辯

邑之東北有山曰九仙山湖曰鯉湖俗謂臨川何氏九

子尋煉山中丹成乘鯉升仙而得名也其翁與媪跡至於是弗見而逝土人異而祠之凡祈禱多應有女適張適楊適范適信亦因而血食焉范爲尤顯稱曰范侯今湖之上有閣像翁於其中九仙列其前范侯侍其側邑人有疑則刑牲束楮密疏于范范則報羣仙以授所丐者寐後玟于范以質虛實退乃述所夢與守祠者開發其祕多有應者然其間亦嘗附會遷就以助其靈者十恒七八由莆而閩而天下靡不聞風而翹想之士大夫

遊宦茲土莫不函疏叩闕而至皆以是夢何仙為主而范侯為使也子曰不然人之一身精神魂氣流行不息日之發用則為事夜不應事則遊逸而為夢夜之所夢不過日用之事耳周禮六夢有正夢有思夢正夢謂安靜而夢思夢謂寤思所想而夢是祠在萬山之中一塵不到泉聲樹色毛骨生寒雖搔擾之人經越信宿亦自神清氣定邪妄不生且其丐功名則心主功名丐壽數則心主壽數丐男嗣衣食則心主男嗣衣食以專主之

心入靜定之境則兼周禮所謂正與思者也物我一理朕兆感通而吉凶悔吝豈有不前知也哉今人平居無事之時其夢若有應驗者亦此理之形見爾果孰傳而孰授之耶不然黃帝夢風后高宗夢傅說皆錙銖不爽抑嘗到此山中而見所謂何范者耶故為說以辯之

家譜引

渾沌之初天地定位上下摩盪氣化而生萬物是天地乃萬物之父母也物既成形各以氣類交感而形化生

矣形化之後各父其父各子其子各孫其孫千枝萬派勢不可混而無別古先聖王迺賜姓命氏以別其族如虞之姚夏之姒商之子周之姬之類姬之後又别為鄭為魯為衛不一而足然推原其始則皆黄帝之後而為厥初生民者之子孫也盖初之别姓以種類之夥親疎無别則恩愛混於所施恐厚其所薄而薄其所厚仇怨攻爭由是而起其意亦甚善也後世别之既久遂隔骸膜而分爾汝賢者知有父子有兄弟以至堂從功緦之

間恩愛流通有差無間不肖者知有父子兄弟而已至於堂從功緦之親則相視如塗人焉其又甚者父子兄弟之間亦皆相仇讐況堂從乎此則分别既久之弊而近世賢士君子譜圖之所由作也夫先王賜姓一本之散於萬殊也近世譜圖萬殊之歸於一本也其實皆欲保全恩愛於無窮焉吾鄭受姓始于周桓公之新鄭至梁陳間露莊淑三公始著姓于莆三邑之鄭宗之屏山舊譜始於祕書公至國朝正統十四年厄於兵燹故今

新譜則以三秀為始而譜之為第一代焉三秀公而下贈南京户部右侍郎清泉公為再世封翰林院檢討累贈南京户部右侍郎松庵公為三世自此而下十世以至百世之遠皆由此而系是三秀為一本而萬殊百世之後又萬殊而一本此屏山新譜之大畧也然今日在吾新譜者親未盡服未窮如蘇氏譜亭記之所謂斯人固未宜有百世之後寧保其終無耶使今日之譜常修而不廢則子孫歲時聚會閲而指曰某公某公之子某

公某公之孫某其兄弟也某其從兄弟也某其再從三從兄弟也某其族兄弟也千枝萬派其始皆一人之身皆三秀之遺體也顧盼之頃孝友之念油然而生借有如斯之人亦何以自立於其間哉嗚呼譜法之繫人其重矣乎吾族之中自玆以往豈無一二人之賢者乎賢者當以譜責爲己任毋甘自棄以勵族人可也於是乎書

訓屏山鄕學子弟

古者師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學方其少時必先之以洒掃應對進退之節以收其放心繼之以事親敬長入孝出恭之禮以培其根本然後詩書六藝之文以輔翼潤澤之是童丱之日涵養有素而聖賢之胚胎已具及其既長乃教以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道所以進之於充實之美光輝之大以收其成功而記誦詞章之學不與焉逮其德成名顯如尹之起莘說之肖巖呂之載渭風虎雲龍氣類交感而成不世之業固有由也西漢去

古未遠猶有孝弟孝廉之科鄉舉里選之法故士習雖襍霸術然亦未至全離其真也唐宋以來以明經進士博學宏詞設科以鎖院命題糊名易書立法於是惟濂洛關閩諸儒得不傳之緒非科目所能累其他白首窮經埋頭蠹簡於收培涵養之教耳不及聞幸而捷巍科躋顯位則自以為英邁蓋世人莫已若嗚呼諸生平日立言皆欲以聖賢自期待於此宜必知所擇矣

歸田咨目

民之有生均稟同賦而氣習之拘亦或有不齊者所以上古聖神繼天立極我列聖法古設官無非欲防其太過引其不及以歸於中道而已此國家臣子不問居位去位皆不得不任其責也紀嚮歸掃時見吾莆禮俗大不古若心竊憫之令去祭掃時又六七年適致政還鄉著歸田咨目十條以自警東以訓子孫以告鄉人非敢任移風易俗之責但不欲助其縱侈耳倘有憐我老境無日勿破此

戒俾得優游林下數年爲淨鬼入地足矣

一嚮歸掃時只不作本處司府縣之書今并兩京中外之書俱不作也

一餽送往復之禮人情不能無也但近時吾莆大家留飲則五鳳卓面餽送則羊酒盤盒非惟競鬬奢侈抑或預投物餌奢侈則壞禮俗投餌則傷名節不可不預為之處令紀到家之日諸親友係本房兒女親家則賀禮四事餘親只二事鄉里近者一事遠者只果

酌以叙鄉情而已邀請不用開卓食物不過魚肉三四味過則例一定固却

一本家留客鮮鹹魚肉不過三味蔬菜不拘果品因家中所有不用粘疊高聳酒不過五行七行而止飲量以杯爵大小為度不得擲色高歌日飲抵暮亂性敗度莫過於此戒之戒之

一親朋往還談詩論禮者日來不厭若欲伸冤訴枉求書囑事而先以禮物羅致者一定閉門不納

一田園廬舍不過足食安居而已若貪心不止雖季氏石崇亦不滿其意也今故鄉田廬足供晚景若子孫衆盛之日聽其自行恢拓決不作千年之計若鄉間不明田地尤平日之所禁絶者免勞窺覰

一仕官退處家鄉者正宜韜光養晦以保晚節子孫親戚平日或有憑藉與人尚氣角力者今當包羞忍恥以免災咎或有被人欺辱不必來告

一老年以禮致仕但遇慶祭鄉飲非疾必赴上官下顧

者當面拜謝于家不必回拜郡邑大夫來者不賀去者不送若素相敬愛者詩文以代親友好事有以沓目中酒食相邀登臨無事干囑者非盛暑隆寒不却若酒食過豐不辭而歸

一作文賦詩儒者職業若達官大老德業隆盛人所共知者志銘表狀須與撰作其餘詩文有關世教者不拒但年老力恐不勝

一鄉邦吉凶禮節悉付諸子應酬老年難費精力有同

時親故死亡必往弔哭

一冠婚喪祭一依文公家禮幷國朝定制朔望家廟行禮上官貴客臨門須著有官服色若平時接見親友只用野服有故出入但用兩人肩輿衣匣行李挑而不扛不用在官隸卒里甲人夫

昔晦菴先生致仕欲以野服見客恐違俗為人非議故咨目客位以自釋紀平日取信於人者未如晦菴而違俗非止於野服一事此歸田咨目之所

由作也見者幸垂鑒祭

東園文集卷十三

東園文集附録

名公敘述

公諱紀字廷綱别號東園登天順庚辰進士改翰林庶吉士授檢討歷官至户部尚書致仕給驛還鄉奉詔進階榮禄大夫卒年七十有六賜葬諭祭二壇

幼莊重警敏趨向不凡與孝子劉閔居雲洞山中以居

敬窮理為學一時名士翕然歸仰泉南陳剌夫來謁留閱月自言得見鄭子方覺荒疎修撰羅倫謫官泉州往返必約於風亭僧舍講論數宿曰東園學問心得為多嘗倣周禮作義聚家範闔門千有餘指恩義禮法藹然有章參酌藍田鄉約舉朱子義倉提學周孟中梓其範僉事林克賢序刻約規通行八郡又救止買軍之害節省里役之費興造卧龍諸橋請復楓亭助役鄉人德之成化末朝旨促有司廹就道至武夷山復留晦翁精舍

數月遷明年朝促尤嚴起供職孝宗登極上疏勸御經
筵近儒臣論聖學以正心爲要言甚切上有這本所言
朕當體行之旨課士必先德行進退惟公雖當軸子弟
庇召國子祭酒陞見司禮權璫陳寬見紀儀容修偉以
鄉里故求見却之駙馬習禮稍慾召伏堂下不少貸再
入經筵尤多啓迪一日講太甲中篇紀進曰人心向背
係君德之修否若任用忠良納誨輔德則人愛戴若比
昵近侍蠹政縱欲則人心叛離天命去留亦因以異左

右埬然萬壽節舊規設醮禮部取監生執事紀曰監生讀聖賢書豈識此禮上疏極言設醮祝延之非不報國學有膳餘銀千两典簿以常例奉紀曰膳為監生何與祭酒悉歸諸官同官劉謂紀形其短屬監丞林大猷為言紀曰非敢立異不忍白首而改節也〇山東大旱嘗上言人七日不食則死安能待應募之糴令江南糧運閣淺山東乞量許截借俟募到銀两糴還不唯民饑得免於溝壑而船輕亦易達於京師深為两便并言太監

羅兒新故遺貲鉅萬願無愛之以救一方赤子復陳備荒六事上皆嘉納又論古祭禮天子九獻公卿降殺以兩今郊廟止三獻幷言道家絶夫婦之禮優人亂男女之倫今乃使之奉祭祀皆非所以興禮樂也○弘治丙辰詔舉將材疏上武舉事目甚詳謂武舉之科將材所係請創制以補闕典今武舉科條多采用之庚申邊儲告乏户部咨取鹽引開中紀上言千里餽糧士有饑色今渭南凉州一帶即古渭濱燉煌世代不同地土則一

實由軍容債帥吞併膏腴怯耕近塞耳宜差官清理督種數年之後邊儲自足若以見今缺乏則江南寺觀田連阡陌收其租税量給齋糧非惟裕邊賑濟之可資抑且崇正闢邪之有漸事下户部壬戌京師直隸大旱民多死徙因設法令官軍月給就水次交兑凡三月積出餘米二十餘萬石充賑先發後聞時全活甚衆司禮等監民匠及送船餘丁紙鈔匠之類於舊制外歲增粮米二十五萬餘石紀咨疏奏草上可之守備及諸内臣不

便至出危言紀不為動江西湖廣諸道逋負累數百萬計民以運費倍於正粮為艱即奏許折價他如鹽鈔布帛諸料凡解内庫者用費倍之皆奏令解部轉送每年所省數十萬○正德丙寅漳寇大作入我西鄙紀倡議築城明年城完冦再至不敢犯戊辰疾作都御史林俊孝子劉閔來視醫紀解之曰死生常理毋煩過念第受國厚恩每聞朝政變易為九京遺恨廵按御史韓廉曁守廵亦至偕郡邑大夫問疾紀語以僊城未固願卒事

以惠一方卒之日正襟端坐占詩二律壽七十有六遺命劉閔治喪勿請葬祭○立朝正直剛毅遇事敢為無毫髪詭隨人意然用此數罹讒呰嘗誡其子曰富貴非可求徒喪所守余以孤忠自信雖為人所讒賴主上聖明殊恩荐及公道何負人耶 俱仙遊志

同考禮部會試有國甥在場内廷遣賜茶餅同事因覓其卷甚急公置不發及錄進内多不悦憲宗皇帝曰翰林官亦難為也○公器宇寛洪舉止凝重雖在燕居必

正襟端坐妻子奴隷未嘗見其惰容與人無貴賤一於誠作詩文無搆思興到即書終篇不易數字書法端嚴遒勁雖信筆亦字行井井相對○先侍郎公没公苫塊喪次日夜不離三年之内未嘗一至後寢黄夫人非喪次不相見蔬菜中偶有葷油輒覺而泣家人懼自是必整潔以進服闋旬餘猶未忍改太夫人憐之親食以雞因病瀉數日乃復常○督學浙江時哀詔至鎮廵議鼓樂導迎公舉四海遏密八音之言以止之同師生宿齋

講禮終制以盡如喪之心今上在東宮行冠禮公采古今帝王嘉言善行凡百條各繪圖作賛名曰聖功圖表啓以進且言皇太子當近正人聞正言不可與儇薄内侍遊上優答之一日在東宮披圖翫視良久因指一圖諭太子曰哥哥可學此人○公見留都無二年之儲辛酉奏設水兑革濫支至癸亥秋京儲遂有七年之積其水兑之法南京户部至今遵行軍民甚以為便○公自翰林至今官前後乞休一十八疏皆荷温旨勉留弘治

甲子三月復移病即官邸視事月餘乃以本部印信咨送南京吏部委官署掌上疏懇請束裝以待八月始奉有情詞懇切晉秩昇傳之旨 俱遺事

公自志學便以古人自期嘗與張東白羅一峰會講性理與陳白沙以書翰相規勉又會予雲峒玩易考禮主靜慎動以求至道聞人有善行雖微賤必奬與之見人之貧賤非親密亦周恤之其崇正輔仁之念終身不易家食二十餘年足不涉城府上司非往拜其家不獲一

見晚復著歸田咨目十條○事親盡孝終喪不御酒肉不入房寢喪畢廬墓讀書永世克思立朝處鄉多大功在在可紀是皆載諸遺事人所共知可以名世而傳後者若夫有欲為之志而於時於力有不逮者人未必盡知也然其青天白日喬嶽太山則又昭昭不可掩者矣

孝子劉閔撰遺事序

廷綱為人梗直剛介有大抱負於古今人許可者蓋少達官貴人雖平日相聞識未嘗肯一闖其門所交好者

必慎擇非其人亦不輕為答問一語獨與予泊同年南
邑張君廷祥資其麗澤之益恒多財一二日不相見即
悵悵然如有失雖莫夜亦必便服出一會會則講論五
經性理之興修身慎行之方而詩文之工與否不屑論
也至如彼此所行有一善也則相與奬之有不善也則
直詞規諫之而不少貸如是者視以為常今年春廷綱
以父母年老久曠省侍乃援例乞致政不許六月復以
養親請詔允之其致政養疾也予與廷祥皆懇懇諭解

之廷綱曰予非不此道之知第念雙親年老思慕成疾二君所目見也今進則不能輸誠罄力以忠于君徒碌碌日支於大官月給於太倉心果安哉倘數年疾用少瘳報國之日尚長於是予與廷祥謂其言亦一道也且古人謂人之出處雖朋友亦不可得而盡道之故不復終止云　禮部尚書謝一䕫誤逢瀛別意

廷綱遭逢聖代乞告家居慨然有志於正家作範若干條率家人力行且再世矣余近過其所居竊有慕焉故取而

壽梓以與有家君子共之於乎天下之治正家為先天下之家正則天下治矣使士夫之於家皆有先生之心其為風化之助豈小補哉

福建提學周孟中敘鄭氏家範

内翰鄭氏家範上有家長以統制乎一家自副長而下至於耕牧各以其職而聽命焉禮節明備亦一小周禮也雖然周禮主法制而仁厚之意貫乎其中鄭範主仁恩而禮制行於其内以予觀之禮易而範難也然鄭之子孫果能博學以明其理集義以正其身則亦未見其

艱也嗚呼國朝周禮惟鄭之子孫可行之　興化府知府前翰林岳正題鄭氏家範

東園先生最自内翰乞侍養山中而以平日所蓄抱見聞者參今考古嘗錄一編已舉行之以淑一鄉而未及乎他郡予偶得之披閱再四觀其大書高祖舊章以提其綱於前細演先儒格言以詳其目於後無非欲吾民知制之不敢違與禮之不當違而尊信奉行之也克賢承恩復官閩臬惟并坐此責是懼庸題諸篇端俾刻於

列郡嘉與有官君子篤行之毋誘曰吾黨近迂而空言無補也

福建僉事林克賢譔增修鄉約序

余友廷綱先生退處山中逾二十載玩經察理洞窺古昔聖神虛心應物無欲無為之妙其充然自得誠非流俗口耳辭章之學可論

福建提學新喻胡榮撰

先生握文衡於浙之外臺所以授受者易詩書春秋二禮之經所以宣明者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道所以肄習者禮樂射御書數之文斷斷乎如菽粟之必療

譏藥石之必伐病異端邪説闢之廓如也芹泮留思

先生下車力以斯文為已任教人以正心誠意之學而以身先之厚本抑末斂華就實真道德之君子也至如美教化易風俗興禮樂崇信義凡百事有關於學政者皆振刷而一新之吾先生有功於名教多矣春風遺愛

浙俗不齊在東過儉西過奢且惑於浮屠邪禱而凡冠婚喪祭舉惟世俗是尚先王儀度十亡七八先生涖政之初深以為憂乃躬親指教一以敦本善俗為先又命

丁憂生員講習喪禮不為異端所惑自是兩浙士夫家居喪者多循家禮不修佛事奢者禁儉者勉風俗漸為之變然其為人性剛法嚴直道而行不恤後事士受約束初甚苦久之乃安士林遺思

先生教人先之以德行而孝弟是舉次之以文藝而禮樂聿興開明道德造就人才復三代之隆於百世之下自設提學以來未有如先生者矣化雨流香

數十年來士覊舉業俗尚異端聖賢禮義不明於時故

先生首崇德行黜不肖權豪寔素視之惟一每至學必與諸生講正心誠意之學暇則及經世制變大義是以志學之士感先生誨勤啓敏勉精修以求不辱偷惰者則相顧駭愕以為厲已先生亦未嘗以其自棄而棄之終焉翕然從以化者甚多由是浙中學行之士彬彬輩出佛老積習斯遠去矣

禮部郎中門生商汝頤撰

先生志圖歸養至終喪猶眷戀未即起蓋家居者凡二十有二年其視利禄重輕漠然無所動於中也久之以

文行老成擢浙江提學副使詔為國子祭酒遷太常進
今官文名德望巍然推重於時而先生欲歸之志復囂
囂矣乃以奏績之京即具疏乞休不允明日再疏以請
優詔勉留始還任未幾復有省墓之請乃許之茍非恬
退之守堅定有素能若是耶故世方競馳先生如遺世
方推致先生如避此其中豈功名宦達所能羈縻之也
其賢遠於人何如哉吏部尚書倪岳撰歸省序
承平日久士大夫多養忠厚公獨以邁往之氣行正大

之學故用此取嫉於時然至於論天下正人則不能捨之而他歸之也 戶部尚書周經譔

公少力學慷慨有大志事苟合義不以私利害動其心澤可及民亦不必功歸於已其好賢樂善之心雖古之君子無以過之 大學士張元禎譔

志向之高識見之敏治事之精明問學之粹雅在朝之士或有能及其一二者求其乃心忠愛於國家大計未嘗一日少忘孰有如吾廷綱者哉然位不竟才懇切求

去至委印束裝以待命則其高風峻節過人又遠矣少

師劉健送致仕序

公宅心甚剛毅負高識遠見夐出常流其淵源之學經濟之才士林素所仰慕而崇重者方職檢討時陳情歸養二十有餘載涵養益深及膺召還朝歸然公輔之器具焉是以一董學政而兩浙士風翕然還淳一教國子而師道以立一典太常而禮樂章章復古比進貳司徒獨掌部事者彌久凡處天下貢賦大率則在於節民財

足國用汎掃其宿蠹而已南京吏部尚書林瀚撰致仕序

公通六經下筆數千言憲皇今上踐阼屢獻嘉猷皆深切國家大計其董學政典成均教化大行士大夫能言之者多矣至於區處國計澤兼及於兵民則予所目擊而身藉其功者也公玆歸也而吾督府被堅執鋭之士方戀戀焉不捨公亦豈能恝然哉魏國公徐俌譔致仕序

公邑專秀在郡特隆如氣四備而日方中○氣完際盛福壽考終後先鄉哲緊孰為同見素林俊祭文

維仙在宋有蔡忠惠既以政顯亦以文著後三百年公復崛起一邑二賢並美同譽○公有興學陋彼絺繪公有古道力挽頽注公有宏才是曰經濟近官於閩領公舊職仰視高風敢望萬一　右都御史姚鏌祭文

生平氣操潔白堅貞出處大節俊偉光明非特門生故吏誦公之德雖婦人賤隸亦莫不仰公之名閩中固為多賢之地求與公媲美者殆霜葉之與晨星　福建布政

王子言祭文

公年三十二即引疾歸養侍松菴翁林下甘旨必親翁樂善好施嘗因公貴焚券數千兩公先意承之泉南豪家㪅人以千金屬翁翁曰爾知吾兒不可乃欲吾以是語兒麾使亟去公聞之益自砥礪嘗偕劉孝子閔學道雲峒公歸孝子數以手札問難公甫陳先生取而跋之今在白沙集○處貴顯以清約自持餘俸周恤不事生產及卒家無羡錢奇玩畏事僅足而已○君子謂其有匹休古人之行而世不能殫有經濟天下之才而時不

盡用出處始終光明俊偉於富貴利達泊如也吾於公何議哉

翠渠周瑛撰行狀

東園文集附録

東園文集跋

古之學者文章經濟事出于一自後儒林循吏之傳立或以著述淹博稱或以擘畫練達顯分道揚鑣短豈港斷潢莫相貫也惟心通乎道學焉必得其大原翰墨所寄用以敘事明理陶寫性情之淵懿皆足徵其事功之不朽是又非若搽觚之士娛情藻繢已也翠九世祖司徒公學以聖賢為志居鄉立朝之節概名公敘述備載集中小子何從窺測

所遺詩文當時已共珍為寶玩盖其心得之微不但足擬作家程子所謂載道之文非耶故自明中葉歷久如新今

聖天子褒崇先代徵文考獻厥典有加舊刻文集日久腐漶梁深懼先烈之不彰爰謀諸弟重鋟之間有遺者亦以補入至如歸田録義聚家範增修鄉約諸集皆風教所存無奈久燬鴻儒鉅公有家藏者惠借摹刻廣布是寧特梁兄弟得承嘉惠祖德重

光知道之士或亦樂爲導之先路云乾隆戊午九

世孫英渠謹識